

20
20
31
30
31
142
10
150

鄧振鐸傑作選

當代創作文庫



上海
象刊
書店

當代創作文庫

魯迅傑作選
巴金傑作選
茅盾傑作選
老舍傑作選
郭沫若傑作選
張資平傑作選
郁達夫傑作選
葉紹鈞傑作選
鄭振鐸傑作選
沈從文傑作選
丁玲傑作選
冰心傑作選
蘆隱傑作選
謝冰瑩傑作選
蘇絲綺傑作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鄭振鐸傑作選

全一冊實價國幣

編選者	紀	雷
校正者	干	雷
出版者	新象書	店
印刷者	新象書	店
發行者	新象書	店
代理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	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大方書局	

鄭振鐸小傳

鄭振鐸，筆名郭源新，西諦。他是文學研究會的中堅份子。以文學大綱一書著名文壇。曾主編革新後之小說月報多時，又曾主持北平立達書局出版之文學季刊及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之文學及世界文庫等。

他的作品以文學理論爲多，創作有：家庭故事，取火者的逮捕，山中雜記等。並在暨大滬大等當教授。提拔青年作家甚力，他對國學研究甚深。他的書法低劣。寫出來的字好像小學生的手蹟，所以他作品的原稿，在東一抹西一灘的污穢得很。他不讚成把書法鍊得好，他說：寫字是言語的符號，祇要看得清就是了，

不必苦心研究。這話聽在一般冬烘先生耳朵裏，當然大加反對，但是在革命文學的立場上觀察，這論調是不錯誤的。

他所寫的小說不多，這集子裏收集了他從事創作以來最佳的幾篇；取火者的逮捕，他是用郭源新筆名發表的，是取材于神話中的故事。寫來十分綺麗。黃公俊之最後是舊瓶新酒的作品，都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章。

『八一三』戰事爆發後，留在滬上而屹然不爲所動的，祇有他一人，他的人格正和他的作品同樣地剛毅不屈。

當代創作文庫
鄭振鐸

巴雷編選

目次

取火者的速獵……………	一
漩渦……………	二四
黃公俊之最後……………	五七

新象書店出版

鄭振鐸傑作選

鄭振鐸

取火者的逮捕

一

是暴風雨將來的一個黃昏。

死灰色的天空，塗抹着一堆一縷的太陽的紅焰，那刺目的豬肝似的惡毒的顏色，使人看了便有些壓迫之感，至少是不舒服。

宙士，神與人的主宰，鬱鬱的坐在他的寶座上；伏在座下的鷲鷹。時時在昂頭四向，彷彿準備着要飛騰出去，捕捉什麼人與物，祇等待宙士的命令。他手上的雷矢，在炎炎的發着白熱以上的火光，照耀得立在他左右的諸神都有些目眩頭漲，間或隆隆的發着雷聲，其聲悶而不揚，正足以表示其主人翁的蓄怒未發的心境。

什麼都是沈悶，鬱怒。

火山口的將爆烈的一刹那，暴風雨將降臨的前一刻。

等待着！未前有的沈默與等候！

什麼神都緊皺着雙眉，裝着和宙士同憂共苦。連嬌媚的愛神愛乎洛特也喬作顰態，智慧神雅西娜的無變化的沒青色的臉上却若在深思。宙士不時的像發疑問似的望着她。她並不變動她的深思的姿態，也一聲兒不響，活像一尊無感情無如覺的墓前的翁仲，永遠沈默的對着西墜的夕陽。天上的鐵匠海泛斯托士，那位柔心腸的殘疾者，心裏正忐忑不寧，不忍看這幕活劇的進行，但又不敢離開，祇能痛苦的等待着。

權威與勢力，那兩位助紂爲虐的神的奴，一對玩鐵的鑄像似的緊密的站在宙士寶座的左與右；他們倆喜悅的躍躍欲試其惡辣的手腕；他們知道這場面上免不了他們倆的上演。他們握緊了有力的鐵似的雙拳在等待着。

什麼都是沈悶，鬱怒。

等候着！未前有的沈默與等候！

二

3 捕逮的者火取：鐸振鄭

神的廳上開始騷動起來，竊竊的微語。神們都轉臉向外望。宙士抖擻着威風，更莊嚴的正坐着，暗地裏在尋思着怎樣開始發洩他的久已不能忍耐的悶怒。權威與勢力活動了他們的緊握着鐵似的雙拳一下。座下的神鷹拍拍他的雙翼。

遠遠的有兩個黑點，在飛着似的浮動着。

這兩個黑點近，更近，正向神的寶座前而來。

是他們所期待的人物！

前面執着蛇杖的是神的使者合爾米士，後面跟着他而來的，啊，便是那位叛逆的取火者柏洛米修士。

神的廳上轉又沈默下來，沈默得連一移足，一伸手彷彿都會有聲響發出。

「別來無恙，」那位叛逆的柏洛米修士的丰姿並沒有什麼變動；山峯似的軀幹，忠懇而有神威的雙眼，表現着堅定的意志的帶着濃密的嘴唇，鬚邊的斑白的頭髮，因思慮而微禿的頭顱，以及那雙多才多藝的巨手，全都不曾發生變化。

一見到他，期待着壯烈的，殘虐的表演的諸神們反都有些茫然自失；一縷「反省」與「

同情」的遊絲似幻成千千萬萬的化身，各緊黏着諸神們的心頭，擺脫不開。未之前有的淒清的空氣，瀰漫了神的大廳。

合爾米士，神的使者，首先打破了這場清寂，循例的交差似的說道：

「父宙士，您命我去呼喚前來的柏洛米修士，現在已經在您面前了；他一聽到您的命令便和我一同動身。」

人與神的主宰宙士似最早便鎮攝住他自己的權勢和自重，使他立即恢復了他的嚴肅與殘忍。他向侍立的勢力和權威睜了一眼，他們正鐵棒似的筆立着待命；雙拳是緊握的伸出，臉部是那麼冷酷無表情，這增加了宙士的自覺的威嚴。

他緊皺着雙眉，望着忠厚而多智的柏洛米修士，本想立即咆吼的痛罵，却出于他自料以外，發出來的語聲是那末無力而和緩。

「啊，你竟又在我的面前出現了，柏洛米修士，我的好朋友——不，現在你已自動的背叛我們而向——下等的猥瑣的人類那裏求同盟，大約已不承認老朋友們了罷？你有理由說明爲什麼背叛我們而和人類爲友嗎？」

5 捕逮的者火取：鐸振鄭

柏洛米修士山峯似的站在那裏，並不恐懼，也不傲慢；他誠懇的微笑着，並不會說什麼。他該說什麼呢？

長久的沈默。

「你，怎麼一聲不響？」

宙士大聲的開始咆吼，但一望著他的那麼誠懇忠厚的臉部，又失了發怒的勇氣。「你說，儘管無忌憚的說，爲什麼你要把神們所獨有的神祕，火，偷給了人類，使他們如今如此的跋扈？」

「

想到了偷火的事，宙士不禁氣往上衝。火是神們的獨得之祕，是神的權威的代表，牠祇能放光明於神之廳與室，牠祇能供神作種種的利用的工具。有了這火，便足以誇耀於下等的人類之前，足以爲他們永久的主宰而不虞其反抗；人們是在永久的齷齪卑污的生活中度過去的，那麼可憐，那麼無告，却正是神們所願的；這樣的人類，却恰好是最適宜的神之奴。宙士和諸神們從沒有想到這神祕的火會由神之天堂而移植到人世間，而供猥瑣可憐的人類利用的。然而這火却終於不能成爲神的獨有之祕密！

某一個冬夜，宙士帶着他的兒子合爾米士踏着瓊瑤似的白雪而周行於大地上。手掌大小的雪片，在空中飄飛着，北風虎虎的在發威，把地上的一點一滴的水都凍結成冰塊。大地上什麼都在沈睡，什麼都已深深的躲藏着。宙士挺了挺偉健的巨軀。全身充滿着熱力，雪花到了他身的週圍的一丈左右便都已無聲的融化而落在地上了。北風對於他也是服從慣了的，祇是服服貼貼的悄然從他背後，溜過去。

他們倆幽靈似的在雪地上走着，以克服了一切自喜。

他們也許便是此夜的僅有的夜遊者。

「啊，宙士以全肺部的氣力叫道，他是高興着。

大地幾乎要迴應着他的遊戲喊聲而打了一個寒噤。

一個奇蹟突然出現了。

遠遠的，有一星紅光在若明若暗的照耀着，映着白雪的大地，似乎格外來得鮮明。是星光，難道？

鉛灰色的天空，重重疊疊的爲黑雲所籠罩，所包裹，一點蔚藍色的空隙都沒有，那裏會有什麼星光穿透重雲而出現？

宙士以肘觸觸跟在他背後的合爾米士，悄聲的說道：

「看見了麼，你？」

「看見的，」合爾米士微笑的隨意答道。他想，也許是嬌媚的愛神又在進行什麼新的情戀，結婚神正爲她執着火把吧？也許是她的兒，那位淘氣的邱比得在鬧什麼玄虛吧？也許是羊足的薩蒂爾們正在向林中仙女們追逐着吧？也許是酒神巴考士正率領着他的狂歡的一羣在外面浪遊吧？

宙士沒有他那麼輕心快意的疏忽，這位神與人的主宰者，是飽經憂懼與艱苦的，一點點的小事，都是以使他深思遠慮的焦急着，何況這不平常的突現的一星紅光。

這不平常的一星紅光使他有意想以外的嚴重的打擊。

他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의預警。

他一聲不響的向那一星紅光走去。

啊，突變，啊，太不平常的突變！

走近了，前紅光竟不僅是一星點了，一點，兩點，三點，……乃至數不清其點數，此明彼暗的竟似在那裏向雪白的大地爭妍鬬媚，又似乎有意的彼此爭向宙士和他的從者投射譏笑的眼風。

連合爾米士也漸漸的感覺到一種不平常的嚴重的空氣的壓迫了。

走近了，——最先走近的一星紅光，乃是從孤立於雪地上的一間草屋的窗中發出來。

這草屋對於神與人的主宰者宙士異常的生疏，刺目。

「這東西什麼時候建立在大地上的呢？」

他想。

他們俯下身去，向窗中望着。更嚴重的一幕景象顯呈於眼前。

一盞神們所獨有的油燈，放出豆大的火焰，孤獨而高傲的投射紅光於全屋以及雪地上。是誰把這盞燈從神之廳堂裏移送到這荒原上來呢？

啊，更嚴重的是，對這盞燈而坐的，並不是什麼神或薩蒂爾們或林中仙女們，卻是那麼猥

9 捕逮的者火取：鐸振鄭

瑣下等的人類。這些猥瑣下等的人類，當這冬夜向來是深藏在洞窟之中的。

是誰把這盞燈從神之廳堂裏偷給了猥瑣可憐的神之奴，人類的呢？

宙士不相信他自己的眼。他咬得銀牙作響，在發恨。

「非根究出這偷火的人來不成！誰敢大胆的把神的祕密洩露了？只要我能捉住這賊啊！

……至於這些猥瑣的人類，那卻容易想法子……」

他在轉着惡毒的念頭，呆對着窗內的那盞油燈望着。

一陣嬉笑聲，打斷了他的毒念。

父親在逗着周歲的孩子玩，對燈映出種種的手勢。孩子樂得「吧——吧——」的手舞足蹈的大叫着。另一個三歲的孩子伏在他媽的膝蓋頭，在靜靜的聽她講故事。

一陣哄堂的大笑，不知爲了什麼。

這笑聲如利刃似的刺入宙士的耳中，更增益了宙士的憤怒。

「這些神的奴，他們居然也會滿足的笑，樂！住神所居的屋！使用着神的燈！而且……滿足，快樂！」

如忌與自己權威的損傷，使得宙士痛苦。他渴望燬滅什麼；他要以燬滅來洩憤來維持他的權威，來證明他的至高無上的能力。

猛一擡頭，一陣火光熊熊的高跳起，在五六十步的遠近處。

隨着聽到賓賓浜浜鐵與鐵的響擊聲。

「這是什麼？」他跳起來叫道。

他疑惑自己是仍在天上，正走到鐵匠海泛斯托士工作場，去吩咐他什麼。

那鐵與鐵的響擊的弘壯的音樂，有絕大的力量，引誘他向前去。合爾米士默默的隨在後邊，他也是入了謎陣，却不敢說什麼，他明白他父親宙士正蘊蓄着莫名的憤怒。

那是一個市鎮的東梢頭，向西望去，啊，無窮盡的草屋，無窮盡的火光！

這鐵工場雄健的鎖壓在市的東梢頭，大敞着店門在工作着。火光烘烘的一陣陣的跳起；紅熱的軋鐵，放在砧上，賓賓浜浜的連續的一陣陣的重擊，便一陣陣的放射出灼爛的紅火花。那氣勢的弘偉壯麗，祇有在海泛斯托士的工場裏才可見到。然而如今是在人世間！

宙士和合爾米士隱身在鐵工場一家緊隣的簷下，聚精會神的在望着那些打鐵的工人。

11 捕逮的者火取：鐸振鄭

們。

鐵與鐵的相擊聲，此鳴彼應的，聽來總有五六對工人在鐵砧上工作，但他們祇能見到最近的一對。

年輕的一對小夥子，異常結實的身體，雖在冬夜，却敞袒着上身，臉色和上身，鐵般的黑。鐵屑飛濺在他們的手上，臂上，臉上。一個執着火鉗，鉗着一塊紅鐵放在砧上。他們輪起龐大的鐵錐來，一上一下的在打，在擊。紅熱的鐵花隨了砧錐聲而飛濺得很退。兩臂的筋肉，一塊塊的隆起，鐵般的堅強。紅光中映見他們的臉部，是那麽樣的嚴肅，自尊與自信！這形相似神們所獨有的，而今也竟移植到人世間！

火光映到兩三丈外的雪地，鮮紅得可愛。

火光半映在宙士的臉部，鐵青而憂鬱。

天上人間？

一個嚴重的神國傾危的預警，突現於他的心上。

瞬間的悽惋，憂鬱，又爲對於自己權威的失墮之損傷所代替。這傷痕，隨着砧與錐的一聲

聲的相擊而創痛着，而望着那些自重的滿足的鐵工們的臉部，又像是一個新的攻擊。

他回過臉去，也狼狽到要塞緊了雙耳。

那清明，滿足，快樂的鐵與鐵的相擊聲，繼續的向他進攻，無痕跡的在他心上撕着，咬着，咬着，嚼着。

咬緊了牙，臉色鐵青而鬱悶的轉了身，他向天空飛去。

合爾米士機械的跟隨着他。

四

這回憶刺痛了宙士的心的瘡痕。

「你有什麼可辯解的？」

宙士雷似的對柏洛米修士叫道。

「爲什麼一聲不響？」

他爲柏洛米修士安詳鎮定的態度所激怒，血盆似的大口，露出燦燦白白色牙齒，似要把世界整個吞下去。手緊捏了雷矢一下，便連續的發出隆隆的雷聲，震得他自己也耳聾。